

关雎为何列为诗经之首

作者：有故事的人 来源：范文网 www.wtabcd.cn/fanwen/

本文原地址：<https://www.wtabcd.cn/fanwen/zuowen/1693918776723174.html>

范文网，为你加油喝彩！



关雎为何列为诗经之首

这个问题本来古代儒者和现今国学专家们做过许多解释，但实在难以让人信服，还需得提出来重新探讨。以下是整理的相关内容，欢迎阅读，仅供参考！

《关雎》，明摆着是一首爱情诗歌，为什么居然置于《诗经》之首呢？还有，包含着那么多讽刺

歌谣和通俗民间小调的《国风》，为什么居然排列在《雅》和《颂》的前面呢？如果按照儒家教义和封建正统观念，怎么说都是难于理解的。试想，即便是现在，如果让文联作协或某位大诗人编一部《中国当代优秀诗歌选》，他们能这样编排吗？

对于这样一个明明用儒家教义和封建正统观念根本讲不通的问题，可是古来儒家学者们却总是要费尽心机牵强附会。他们企***“拔高”这首诗的思想含义来自圆其说，其实显得非常迂腐可笑甚至让人恶心。

《关雎》这首诗中明明就是写一个男士爱上了一个采荇菜的姑娘，思慕她、追求她、想和她结为夫妻，连《礼记》里都说：此诗列入诗经之首与“饮食男女、人之大欲存焉”有关，可那些儒家学究们却硬要“拔高”到符合儒家婚姻伦理和夫妻关系的高度。找不依据，他们就编造了一个关于雎***是神话。毛传云：“雎***，王雎也，鸟挚而有别。”笺云：“挚之言至也。谓王雎之鸟，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别。”后来朱熹更是在《集传》中若有其事地说：“雎***，水鸟也。状类鳬鹭，今江淮有之。生有定偶而不相乱，偶常并游而不相狎，故毛传以为挚而有别。”他们把这种鸟吹得神乎其神，说它们生有定偶，而不相乱，它只要找到它理想的伴侣结婚了，就再也不跟其它雌雎***往来了，而且非常重感情，夫妻相互尊重。所谓雎***“偶常并游而不相狎”，就是它们平实不乱开玩笑，发情的时候更是躲起来的，人们看不到它，一般的动物也看不到它。

可是我们不禁要问，难道自然界真有这样的模范夫妻鸟吗？事实上，无论是江淮还是别的什么地方，现在根本就看不到这种水鸟，民间也从来没有传说过有这种水鸟。注释说是一种鱼鹰，可是人们也只知道所有的鱼鹰都只是想吃饭，没有见过那种鱼鹰是这种德性。就算是古代有吧，也绝不可能这么神乎其神。说穿了，这完全是儒生们凭儒家观念主观臆造出来的，根本不是原诗的本意。所谓“关关雎***”，无非是指水鸟鸣叫而已，而鸟的鸣叫也多半是因为发情求偶。“关关雎***。在河之洲”，纯属起兴而已。

还有一些故作微言大义的观点，比如诗中有“琴瑟友之”、“钟鼓乐之”，就说这是讲究礼教；说关关之声悦耳中听，就是符合中庸之道。更有甚者，《毛诗序》说：“《关雎》，后妃之德也，风之始也，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。故用之乡人焉，用之邦国焉。风，风也，教也，风以动之，教以化之”。唐代孔颖达的《毛诗正义》则说：“关雎麟趾之话，是王者之风，文王之所教民也”。宋代朱熹就捕风捉影的解释说：“淑女者，未嫁之称，盖指文王之妃，太姒为处子时而言也。君子则指文王也。”他居然把这首诗附会为歌颂文王与后妃的高贵品德、用以教化人民的典范，岂不让人恶心死了吗？

经过这些腐儒别有用心地一番无中生有、牵强附会的“拔高”之后，《关雎》这首爱情诗就推上了儒家道统的顶峰。《韩诗外传卷五》为此专门杜撰了一段孔子和子夏的对话，因为这段对话充分暴露了他们的无聊吹嘘和愚蠢可笑，我特地抄录如下：

“子夏问曰：关雎何以为国风始也？孔子曰：《关雎》至矣乎！夫《关雎》之人，仰则天、俯则地，幽幽冥冥，德之所藏，纷纷沸沸，道之所行，如神龙变化，斐斐文章。大哉，《关雎》之道也！万物之所系，群生之所悬命也。河洛出***书，麟凤翔乎郊，不由《关雎》之道，则《关雎》之事将奚由至矣哉？夫六经之策，皆归论汲汲，盖取之乎《关雎》。《关雎》之事大矣哉！冯冯翊翊，自东自西、自南自北，无思不服。子其勉强之，思服之。天地之间，生民之属，王道之原，不外此矣。子夏喟然叹曰：大哉，《关雎》乃天地之基也”

你看，这简直是一派胡言。古代儒家和现在的一些所谓国学大师们用如此卑劣的杜撰来曲解《关雎》、居然把这首爱情诗抬高到“天地之基”的地位，他们如此别有用心地解释《关雎》为什么列为《诗经》之首，这不明明是在忽悠愚弄人吗？这能让人信服吗？

那么，究竟应该怎样解释这个问题呢？

我认为唯一合理的解释，那就是《诗经》的文本，是早在儒家教义和封建正统观念形成之前就基本固定下来了。或者说，当初收集整理《诗经》的时候，人们的思想还没有受那么多儒家教条和封建***治观念的束缚，特别是没有受到汉代以后独尊的儒术以及宋明封建礼教的制约。即便是按照《史记》里的说法《诗经》是由孔子编订的，孔子也只不过根据原有的文本“述而不作”。实际上，从宋代开始，许多学者就认为早在孔子之前，《诗三百篇》就已经定型。而《左传》中则明确记载，孔子不到10岁时就有了定型的《诗经》，公元前544年鲁乐工为吴公子季札所奏的风诗次序与今本《诗经》基本相同。在《论语·子罕》孔子自己说：“吾自卫返鲁，然后乐正，雅、颂各得其所。”可见他只是为《诗》正过乐而已。现在文史学界通常认为，《诗经》为各诸侯国协助周朝朝廷采集，之后由史官和乐师编纂整理而成。《诗经》的编订工作，乃出于周王朝的乐师、乐工们之手。孔子也参与了整个整理的过程，但当时的孔子也绝不是经过后世儒家装扮的孔子。不过，由于孔子对《诗经》文本的确认和重视，使得后世儒家不能随意篡改篇目和内容，他们只能用牵强附会的办法来曲解和“拔高”。

也就是说，《诗经》最初形成的时候，人们只是出于对“诗”这种有别于***治文体的文学性有比较朴素纯真的理解，出于对“诗”独有的思想情感表达艺术的遵从，来对待“风”“雅”“颂”各类诗歌收集和整理编排。这样，思想情感真挚动人、艺术确属上乘的十五国风才有可能摆在《雅》、《颂》的前面，而爱情佳作《关雎》也才可能列在首篇。事实上，我们读先秦的许多文章（真实的而不是后世伪作），都会感觉到那里面少有儒学的迂腐和封建的虚伪恶臭，往往透露出一些真实的世态人情。而纵观中国的历史文化，也只是封建体制日趋腐朽没落***的时候，统治者才推行灭绝人性的统治思想实行文化专制，才把“诗”和文学绝对置于***治铁则之下。

如果我们跳出迂腐的儒学教义和封建正统观念，跳出一切文化专制的文艺教条，我们就会发现《关雎》确实是一篇非常优秀而纯真的爱情诗歌。“关关雎***，在河之洲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”，开头这四句本身就是一篇伟大的爱情宣言和诗歌文学宣言，它宣示男女之爱是自然而正常、天经地义的感情，它展现了中华民族儿女男欢女爱、生机勃勃、繁衍兴旺的强大生命力，这是多么高尚优美而博大的民族诗情！这样的诗自然应该列为诗三百之首。同时，我们也能更加真切地体味到《诗经》确实不愧为中国文学的光辉起点，它的出现以及它的思想性和艺术成就，是我国文学发达很早的标志，在人类文化史上占有极高的地位。

由此看来，正确地解释和理解《关雎》为什么列为《诗经》之首，对于彻底排除各种虚伪的文化思想和文艺观念的毒害，恢复和弘扬中国古代文学宝贵的精华，真正理解诗歌和文学的真谛，具有很重要的意义。

拓展内容：

解析

《关雎》是《风》之始也，也是《诗经》第一篇。古人把它冠于三百零五篇之首，说明对它评价很高。《史记·外戚世家》曾经记述说：“《易》基乾坤，《诗》始《关雎》，《书》美厘降……夫妇之际，人道之大伦也。”又《汉书·匡衡传》记载匡衡疏云：“匹配之际，生民之始，万

福之原。

中心思想

这首诗通过一个男子在河边遇到一个采摘苕菜的姑娘，并为姑娘的勤劳、美貌和娴静而动心，随之引起了强烈的爱慕之情，在梦里也会梦见那位姑娘的一系列追求过程，充分表现了古代劳动人民内心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追求，突出表达了青年男女健康、真挚的思想感情。本篇是诗经的首篇，更加表明了关雎在古人...

写作手法

这诗的主要表现手法是兴寄，《毛传》云：“兴也。”什么是“兴”？孔颖达的解释最得要领，他在《毛诗正义》中说：“‘兴’者，起也。取譬引类，起发己心，《诗》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，皆‘兴’辞也。”所谓“兴”，即先从别的景物引起所咏之物，以为寄托。这是一种委婉含蓄的表现手法。如此诗以雎***...

简析

《关雎》是一首意思很单纯的诗。大概它第一好在音乐，此有孔子的评论为证，《论语·泰伯》：“师挚之始，《关雎》之乱，洋洋乎盈耳哉。”乱，便是音乐结束时候的合奏。它第二好在意思。《关雎》不是实写，而是虚拟。戴君恩说：“此诗只‘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’便尽了，却翻出未得时一段。

更多实用文体 请访问 https://www.wtabcd.cn/fanwen/list/93_0.html

文章生成doc功能，由[范文网](#)开发